

烽火 乱世 家

王云五家族口述史

李纯瑛 Flora Li 【口述】
王泰瑛 Veronica Li 【整理】
朱其元 Chelsea Chu 【译】

Journey Across the Four Seas

天下之大，何处是吾家？

母女二人用深情之至的讲述和字字珠玑的诠释，
记述一个女人如何跨越时代的大江大海
李纯瑛女士的青春是那个彷徨的战时年代，最优雅的注解

人民东方出版传媒
东方出版社

烽火

乱世

家

王云五家族口述史

李纯瑛 Flora Li 【口述】

王泰瑛 Veronica Li 【整理】

朱真元 Chelsea Chu 【译】

**Journey
Across
the Four Seas**

人民东方出版传媒

东方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烽火·乱世·家：王云五家族口述史 / 李纯瑛讲述；王泰瑛整理；

朱其元译．—北京：东方出版社，2018.7

书名原文：Journey Across the Four Seas

ISBN 978-7-5207-0384-0

I. ①烽… II. ①李… ②王… ③朱… III. ①王云五 (1888-1979)—
家族—史料 IV. ① K820.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122887 号

Copyright © 2017 秀威资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本书版权经由秀威资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同意授权人民东方出版传媒有限公司出版简
体版权，非经书面同意，不得以任何形式任意重制、转载。

版权登记号：01-2018-3453

烽火·乱世·家：王云五家族口述史

(FENGHUO LUANSHI JIA: WANGYUNWU JIAZU KOUSHUSHI)

口 述：李纯瑛

整 理：王泰瑛

译 者：朱其元

责任编辑：闫 妮

出 版：东方出版社

发 行：人民东方出版传媒有限公司

地 址：北京市东城区东四十条 113 号

邮 编：100007

印 刷：北京联兴盛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版 次：2018 年 7 月第 1 版

印 次：2018 年 7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 本：710 毫米 × 1000 毫米 1/32

印 张：10.75

字 数：180 千字

书 号：ISBN 978-7-5207-0384-0

定 价：48.00 元

发行电话：(010) 85924663 85924644 85924641

版权所有，违者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我社负责调换，请拨打电话：(010) 84086980-823

除了野蛮国家，整个世界都被书统治着。



司母戊工作室
诚摅出品

我要把这本书献给我的母亲，
她的一生都致力于照顾她的家庭；

我也要将这本书献给我的父亲，
因为他尽了最大的力来过他的一生；

同时，
我也要感谢我的先生斯佛力尔（Sverrir），
因为他的支持，
我才能够写作这段时间，
还能同时照顾我的父母。

前言

我的父母在 1999 年从加州搬到华府和我同住。那时他们两人已八十多岁，健康情形逐渐在走下坡。自从我父母在 1960 年代左右移民到美国后，一直都住在加州。我们家五个兄弟姐妹，只有我离开西岸，搬到遥远的东岸。父母退休后，由我的兄弟姐妹们轮流照顾，一段时间之后，我觉得是该我照顾他们的时候了。我们举行了一个家庭会议，大家认为我是作家，工作时间比较自由有弹性，父母现在年纪大，需要更多的照顾，我是最好的人选。

我的妈妈是一个非常会说故事的人，她喜欢用说故事的方式来告诉我们她的一生。自从她搬来和我同住后，妈妈的话匣子又打开了。虽然她的故事我以前已经听她说过很多次，不觉得有什么稀奇。可是我的朋友们却是第一次听到，他们都非常感兴趣。有人建议我把她的故事记录下来，我觉得这不失为一个保存我们家族历史的好方法。三十多年前，妈妈带着我们一家来到美国，我们的家族在这里不断地成长茁壮。妈妈等于是我们家族在美国的创始者，我觉得我们的后代子孙，都应该知道当初她为什么选择来到美国。

就这样，我开始帮她录音。我们并排坐在我的书房里。我放一个小录音机在她的腿上，按下红色的“录音”键。她开始

滔滔不绝地讲她过去的故事，有如洪水般淹没了这个世界。我起初担心她对着录音机说话会有些紧张，但是看到她很自然的侃侃而谈时，我原本的顾虑一扫而空。妈妈不停地说，只有在录音机需要换电池的时候，她才停下来稍作休息。她是用她最熟悉的广东话来说她自己的故事，不消多久，她的故事就录满了10卷录音带。

妈妈的故事是这么说的……

（本书是以作者母亲为第一人称叙述，文中的“父亲”“母亲”指的是作者母亲的父母，也就是作者的外公外婆；书中内容为作者母亲口述回忆录，不代表作者本身的言论、想法或意见。）

目 录

第一卷	吃苦瓜	001
第二卷	红楼梦	029
第三卷	对太阳射箭	059
第四卷	燃烧的戏院	093
第五卷	“这不是真正的和平”	115
第六卷	回家	157
第七卷	何处是吾家	187
第八卷	身在囚笼	211
第九卷	为未来打桩	251
第十卷	远赴重洋	285
作者后记		319
译者的话		329

第一卷 吃苦瓜

—

我三岁的时候，父亲就去世了。父亲去世的地方离家很远，我无法在他的身旁送终。那个时候我也太小，不了解死亡是什么，但是父亲临终前的样子占据了我童年的记忆。我的脑海里想象着他躺在旅馆里一张单薄的床上，上面铺着一条肮脏的床单，嘴巴里咳出一口黄色的痰。他空虚的双眼盯着房门，等待着我母亲的身影出现。

那是1921年。我和我的母亲以及其他的三个兄弟住在香港。那时的香港不过是英国人一个沉睡的基地，只有几万人口而已。我们中国人住在靠海的平地上，那些绿眼睛的统治者住在山上。我们是人，他们是鬼，各自过着井水不犯河水的生活。

我的母亲出生于香港一个富裕的家庭。我父亲的家在汕头，是中国沿海的一个城市。他长年在外做生意，常常奔波于老家汕头和泰国曼谷之间，有时也会在他经过的城市停一下，像是香港。这也是他遇到我母亲的地方，他在香港和我母亲生了四个小孩。

在父亲去世之前，他正要到温州去。温州是上海附近的一个城市。因为父亲是一个商人，晚上常常要和客户应酬。一天

晚上，他多喝了一点，跌跌撞撞地回到旅舍就睡了下来，连被子都忘记盖好。那时正值冬天，旅舍里没有暖气，他因此感冒。母亲收到父亲生意合伙人寄来的信说父亲病了。她想要过去看他，但是老幺才7个月大，还在哺乳，把他留在家里是不可能的，但是如果在冬天最冷的时候带着他一起北上，又怕对他的健康有影响。所以后来我母亲决定等到天气暖和一点后，再带着老幺一起去看父亲。就在这个时候，第二封信又到了，信上说父亲已经死于肺炎，享年33岁。

因为父亲不是在家乡过世的，所以没有一个正式的丧礼，只能埋葬在他去世的地方。一直到我的大哥18岁后，才去把父亲的骨灰带回汕头和祖坟埋在一起。为了弥补父亲过世时没有个正式的仪式，母亲在父亲去世一周年时，带着全家从香港到汕头去祭拜父亲。

我们是坐船去汕头的。汕头是中国南方的一个港口，是我父亲家族世代出港的城市。他们远航到很多不同的地方，买卖米粮、草药、珠宝或是任何赚钱的货品。如果你去曼谷，提到汕头的李家，当地人会告诉你，他们这帮人是最早到泰国做生意的中国人，很多人娶了当地人做妻子，他们的子孙都是训练有素的精明商人。很快地，李家就在当地建立了一个商业王国，触角横跨了泰国每一项经济活动。

在我们到达汕头时，已经有一些人在码头等我们了。我记得他们要我见一位女士，要我喊她母亲。我马上直觉不对劲。瞄了这个人一眼，我嘴巴闭得紧紧的，一句话都不肯说。出乎我的意料，母亲并没有强迫我开口。我知道通常我们称呼长辈叔叔伯伯、姑姑阿姨，但是除了我自己的母亲以外，我从来没

有叫过别人母亲。这位女士，也有四个小孩，年纪也和我们家的小孩相仿。我一开始搞不懂怎么回事，不过后来在我要离开汕头前知道，这位女士是我父亲的大太太，那些小孩是我同父异母的兄弟姐妹。

我们到了汕头后，住在十五叔的家里。十五叔是父亲的小弟，是四兄弟里的老三。但是在家谱里，他在他那一代的男孩子里是排行十五。在中国社会里，整个大家族才是一个单元，堂兄弟就如同亲兄弟。我对这个叔叔印象很深刻是因为他的老大大叫“歪嘴”。这个孩子生了一场病，嘴巴因此歪了回不来。在他吃饭或是说话的时候，我的眼睛就不由自主地一直瞪着他一边的脸。他大概10岁，做我的玩伴有点太大了，但是我老是像一只迷途的小猫一样，跟着他后面跑。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对他特别有兴趣，也许因为我觉得他很可怜，因此可以忘掉我自己也很可怜。很多人来看到我就叹气，拍我的头，有些人甚至眼眶里还泛着泪水。

通常我是不敢在母亲面前哭的，因为母亲认为眼泪会给家里带来噩运。但是当我看到母亲在祭拜父亲时哭得在颤抖，我也不管三七二十一地大哭起来。我不但没有被骂，反而被称赞说是一个孝顺父亲、爱父亲的好女儿。

我好奇地观察整个仪式的进行。和尚们绕着祭桌走，口中不断念经，好像是同一个人唱出不同的声调一样。这些和尚的头都剃得像小孩子的头。他们走路时，身上穿的黄袍飘起来像波浪一样。人们一个个地进来向父亲的遗像行礼并拈香祭拜。轮到我的时候，母亲轻轻推我一下要我走向祭桌。她教我双手拿着香，离开眼睛，深深地三鞠躬。但是当我一站到祭桌前面，

就忘记了她说的话。

父亲照片里的目光对着我看过来。那些念经还有哭泣的声音好像离我非常遥远，房间里只剩下父亲和我。我们面对面，安静地聊起天来。我告诉他，我很想摸摸他，摸摸他开朗的脸，坚毅的下颚，还有乌黑的头发。他说他我也想再摸摸我，他已经很久没有这么做了。我要他从曼谷，或是上海，或是不管他在哪里，回家来。他想了一会儿之后，脸上有一种悲伤的表情，四岁的小孩都懂得他要说什么。

“赶快鞠躬！”母亲催我。

我的身体慢慢地深深弯下。一滴眼泪掉到我的布鞋上，把鞋子弄湿了一小块。我终于知道为什么大家都在哭泣，因为我的父亲永远不会回来了，我的父亲死了。

祭拜的仪式持续了好几天，到最后的时候，我好像一条挤干了的毛巾，我的每一滴眼泪都被挤了出来，我的哥哥们也是个个眼光空洞，连最小的婴儿都变得很安静。唯一仍然忙碌不停的是我母亲。她突然非常想回香港，不管亲戚们怎么劝，她都坚持要搭下一班船回香港。当我在帮母亲收拾衣服的时候，母亲对我说：“我有一个预感，好像有什么不好的事要发生，我不晓得是什么事，但是我晓得我们得赶快离开这里，赶快回去。”她往窗外看了一下，回过头来继续打包。我看着她把父亲的遗照包在好几层的衣服里面，然后用一块布包在外面，包好后再打一个大结。

来港口送我们的其中一个亲戚就是“歪嘴”。我想要和他说一些道别的话，但是我想得出来的都是我听大人说过的话。我对他说：“要乖乖地听你妈妈的话。”每个人听了都忍不住笑

了出来。我一直感觉紧迫的胸腔，突然间豁然开朗，我很骄傲我的话让大家高兴起来。

回去的船程似乎比来的时候要快。我们在弟弟开始不耐烦之前回到了香港。当我们回到家里的那一刻，房东到我们的公寓里来，他激动地说：“菩萨保佑，你们终于回来了！”他开始念他手里的报纸，里面有很多我听不懂的字。但是我听懂一件事，“一个大台风登陆汕头，整个城都被水淹了，房子被水冲走，几千人死亡。”母亲很担心她的公婆家人，想要知道他们是否平安。但是她联络不到他们。之后的几天很多人来看我们，他们讲的都是谁在汕头发生了什么事。有时候母亲会说，“感谢观音保佑他！”但有的时候她的反应又是，“到底上辈子做了什么，怎么会遇到这种事？”我没有看到任何人哭，但是每个人讲话的时候都好像有根鱼骨头卡在喉咙里一样。

母亲把我们几个小孩子叫到她的房间里。那时我的大哥“成勇”和二哥“成坚”，不过才12岁和10岁。我是老三，家里唯一的女儿，我的名字是“纯瑛”，是家里的宝贝。“成毅”也只有两岁。母亲说二哥和我差了6岁的原因是因为父亲那段时间很少回家。如果那个时候她没有到上海去看他，她也不会怀了我。好长一段时间，我以为我是上海来的。

母亲坐在床边，小弟坐在她的大腿上，我们其他几个小孩全神贯注地站在一旁。

“你们现在都听好了，”她说，“我不要你们再哭了，你们的眼泪已经把你们父亲的家乡淹没了。你们不要以为因为你们的父亲去世了，别人就应该同情你们。看看十五叔的家里，台风来的时候他不在家，他的房子和家人都被洪水冲走了。他是全

家唯一幸存下来的。”母亲把眼睛闭起来，喃喃自语地说：“生不如死，菩萨保佑。”

一下子我好像看到了“歪嘴”在海里游泳的样子，他歪到一边的嘴巴，张开又闭起来，像是一条有病的金鱼。

“从现在开始，我们不能再靠你们汕头的叔叔们来帮我们。不但如此，其实我们还要去帮他们。你们的父亲留给了你们一些钱，但是我们要小心的去花，并且要处处节省。七姨已经同意让我们住在她的公寓里。房子的租金只有现在的一半，但是地方也只有现在的一半。我不要听到你们任何一个人抱怨。”

我的呼吸停下来，我觉得我的哥哥们也是一样。

“成勇，你是最大的，”妈妈继续说，“在你现在这个年纪，你的父亲已经陪着他的父亲开始出外做生意了。我可以送你到泰国去学做生意，但是我心里觉得那对你不好。生意就像天气一样难预测。一天好，另外一天就是暴风雨。上学是比较没有风险的途径。虽然我不会写也不会读，但是我知道受教育比钱来的有用。钱会被花掉，但是没有人可以把你学到的东西从你身上拿走。成坚，你也是。”她对着她的二儿子摇摆着她的手指，“你们两个一定都要拿到最好的成绩，如果你们拿不到助学金，那就只好出去做苦力了。我没有办法又付你们的学费又供你们吃喝。”

“那我呢？”我大声地说。“我什么时候可以去上学呢？”母亲对我的童言童语笑了一笑，“你是女孩子，女孩子不上学的。”她停了一下好好地打量了我一番。每一个人都说我的皮肤又白又细，以后长大会像她一样漂亮。“要嫁到一个有钱人家，一定不可以弄脏你的手。你的手要保护的像莲花一样洁白，不然媒

婆会以为你是不好的人家出来的女儿。记得，你一定不能碰任何的家事，绝对不能进厨房。”

母亲把我的手放在她的手掌里，细细地检查。她的皮肤摸起来粗粗的，但是我喜欢她的手摩擦我的手的感觉，让我觉得渺小而安全。母亲会保护我，就像她在台风时保护我一样。我发誓要做一个乖女儿，听母亲的话。

我们搬出了原来的公寓，住进了另一个半边的公寓。公寓的另一半住的是我们的房东，我称她七姨。她和我母亲很亲近。她小的时候就到我母亲家做丫头，一个商人把她买去做他的三姨太。她从来没有生过小孩，很高兴我们来和她做伴。

母亲，我的兄弟们，还有我，挤在一个房间里。母亲和小弟睡在一起，我和我的两个哥哥睡在一张大床上。除此之外，我们还有一个用人来帮我们做家事交换食宿。她的名字叫“阿瘦”，但是她是一个胖女孩，我们叫她“肥瘦”。到了晚上，她就拉出一张帆布床，睡在走廊里。

我们和七姨一起共用客厅和厨房。她的丈夫偶尔会过来和我们一起吃晚饭。大人们总是有很多的话可以聊。我喜欢他们讲话的声音，但是我的哥哥们老是恨不得可以赶快离开餐桌。七姨丈常常提到一个叫作“大有”的百货公司，他总是把这家百货公司说的好像非常神奇的样子，据说这是一个从衣服到糖果什么都卖的店。当他停下来的时候，七姨就会在妈妈的耳边小声说话，“要用你的钱来‘长钱’”。那时候我觉得这句话很奇怪，树会长，小孩会长，但是钱怎么长钱？母亲总是一边听一边点头。她说话的时候，声音很低，不像平常教训我们一样。

很长一段时间，他们老是在谈“大有”。“大有”开了，报

纸提到“大有”，“大有”生意很好，等等这些的。但是后来他们的语调开始慢慢地变了，谈到“大有”的声音越来越小了。“大有”的问题好像是关于里面的员工打苍蝇。我不懂那有什么不好的，母亲认为这些员工应该做不只是打苍蝇的事。但是七姨父告诉她要有耐心，虽然听起来他对我母亲并不怎么有耐心，他来吃晚饭的次数越来越少了。母亲吃的越来越多。她从用饭碗变成用面碗添饭，面碗比饭碗大好几倍。她的脸越来越圆，但是不是那种看起来很快乐的圆脸。当她不是在骂我们的时候，她的嘴角总是往下垂着。

有一天晚上，当只有七姨和母亲在餐桌旁时，母亲说：“现在变成这样，‘大有’变成‘大无’，我还能把我的钱拿回来吗？”

“唉，请别再问我们家老爷这个问题。现在已经很多人追着他了。他得先还那些人的钱，不然他就要坐牢。而且，我晓得他一定会尽力把你的钱想办法还给你的。不要担心，我是你的姐妹，你不相信我，还相信谁呢？”七姨笑了，但是我可以感觉那是一种不怀好意的笑，好像是做了什么坏事想要掩盖的那种笑声。

母亲起身要回房，我跟在她后面一起进去。我们一进了房间大哥就从他的书里抬起头来说，“我明天要钱买书。”

母亲跳起来，好像是她的这个大儿子突然拿针刺了她一样。

“书，书，书，你为什么老是讲‘书’？”书和输同音，母亲从来不准我们在她打麻将那天提到“书”。“你每天想的，就是你的‘书’吗？”然后她伸手去拿样东西，在我们可以反应过来之前，她拿了一根鸡毛掸子，一下子打在大哥背上。大哥